

資

蘇

中

華

氏

古

演

今

義

注

集

集



11842

資

暇

集

李匡乂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資 暇 集（及其他二種）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

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·八·一五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顧氏文房
唐宋叢書學海類編墨海金壺續知
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顧氏最先
且爲覆宋本故據以排印間有譌誤
則據墨海本校勘並附墨海本所載
四庫提要一則於後又此書著者爲
李匡乂顧氏覆宋本作李濟翁撰避
宋諱也

資暇集提要

資暇集三卷。唐李匡又撰。舊本或題李濟翁。蓋宋刻避太祖諱。故書其字。如唐修晉書稱石虎爲石季龍。或作季父。亦避諱刊除一字。如唐修隋書稱韓擒虎爲韓擒。實一人也。文獻通考一入雜家。引書錄解題作李匡文。一入小說家。引讀書志作李匡義。而字濟翁則同。陸游集有此書跋。亦作李匡文。王楙野客叢書作李正文。然讀書志實作匡又。諸書傳寫自誤耳。匡又始末未詳。書中稱再從叔翁汧公。知爲李勉從孫。又稱宗人翰作蒙求。載蘇武鄭衆事云云。則晉翰林學士李翰之族。其人當在唐末。唐書藝文志有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。註曰昭宗時宗正少卿。蓋卽匡又。書中但自稱守南漳。蓋所歷之官。非所終之官也。讀書志載是書有匡又自序曰。世俗之談。類多譌誤。雖有見聞。嘿不敢證。故著此書。上篇正誤。中篇談原。下篇本物。此本前有虞山錢遵王氏藏書印。蓋也是園舊物。末題隸川顧氏家塾梓行。中間貞字徵字完字皆闕筆。蓋南宋所刊。般字亦尙闕筆。則猶刻分理宗以前。宣祖未祧之時。較近本爲善。然無自序。疑裝輯者佚之。書中亦不標三篇之目。其所說之事。則皆與目應。疑自序乃隱括之詞。原未標目也。其書大抵考訂舊文。黃伯思東觀餘論嘗駁其茶託一條。黃朝英絢素雜記嘗駁其倮直一條。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嘗駁其藥欄一條。王楙野客叢書嘗駁其急急如律令一條。今觀所辨如千里不睡井事。云本因南朝宋之計吏。不知玉臺新詠舊本載曹植代劉勳出妻王氏詩。已有千里不睡井。況乃昔所奉句。則宋計

吏之說爲誤。又蜀妓薛濤。見於唐人詩集者。無不作濤。此書獨作薛陶。顯爲譌字。又解龍鍾爲龍所踐處。亦涉穿鑿。又全書均考證之文。而穆寧昭熊白一條。忽雜嘲謔雜事。於體例尤爲不倫。然如謂荀悅漢紀防將來之誤。角里直書祿里。足驗用字上加一拂別作用字之非。謂論語宰予晝寢作晝寢。乃梁武帝之說。傷人乎不問馬。不字斷句。乃經典釋文之說。均不始於韓愈筆解。謂五臣註文選盡據李善之本。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爲名。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爲渭陽。謂作詩疏之陸璣名從玉。傍非士衡。謂萬幾字譌作機。由漢王嘉封事。謂除授二字有分。以至座前閣下之別。竹甲題鉞門杖之始。皆引證分明。足爲典據。其中鄭侯音𪔐一條。明焦竑作筆乘。撫爲異聞。不知屬沛國者音𪔐。屬南陽者音贊。匡父已引鄒氏史記註駁讀𪔐之非。竑殆未見此書也歟。

資暇集卷上

隴西 李濟翁編

【車馬有行色】今見將首途者，多云車馬有行色。按莊子稱柳下季逢夫子自盜跖所回云此也。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意殆。今有涉遠而來者，用此宜矣。南華既非僻經，咸所觀習，奚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譌歟。一本脫其語歟。

【不拜單于】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。爾來童稚時便熟，諷詠至於垂白，莫悟賦題之誤，抑皆詮寫昇在甲等，何不詳史。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，非蘇武也。余宗人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，鄭衆不拜。況梁元帝亦著論曰：漢世銜命匈奴，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。子卿手持旄節，臥伏冰霜，仲師固無下拜，隔絕區外，學者豈能尙醉而不解醉耶。一本無解字。

【行李】李字除菓名、地名、人姓之外，更無別訓義也。左傳行李之往來，杜不研窮意理，遂注云行李使人也。遂俾今見遠行，結束次第，謂之行李，而不悟是行使爾。按舊文使字作𠂔，傳寫之誤，誤作李焉。舊文使字，山下人、人下子。

【祿里】漢四皓其一號角里，角音祿。今多以覺音呼，乖也。是以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，慮將來之誤，直書祿里，可得而明也。案玉篇等字書，皆云東方爲角，音餘。祿或作角，字亦音祿。魏子祕記漢紀不書餘。

而作祿者以其字僻。又慮誤音故也。以愚所見。角是常東方。何者。案陳留志稱。京師亦號爲灊上儒生。灊既在京之東。則角星爲東方。不疑矣。字書言角。直宜作餘爾。然餘字亦音角。角音覺者。樂聲也。或亦通作膠。角之角字。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。稍留心爲學者。則妄穿鑿云。音祿之角字。與音覺之角字。點畫有分別處。又不知角餘各有二音。字體皆同。而其義有異也。又禮記君夫人簪瓜實于祿中。鄭司農注云。祿當爲角。聲之誤也。既云聲誤。是鄭讀角中爲祿中。祿與綠是雙聲。若讀角爲覺。覺是膠際聲。綠是舌頭之聲。何以破聲誤之說也。注復云。角中謂棺內四隅也。據此。則又似音祿之角。與音覺之角。義略同矣。陸氏釋文孔公正疏。不能窮聲盡義。亦但云。綠當爲角。何忽後學之甚。故愚自讀漢之角里。禮之祿中。皆作祿音。亦豈敢正諸君子耶。然好學者幸試詳之。

【客散】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。必曰客散。孟嘗門。但風聞使用。不尋其源。使主人知其源。必惡而不樂矣。寔爲客去。就不可不知也。此是王右丞維悲府主已沒之句。上句云。秋風正蕭索。蓋痛其主人歿後。同僚皆散。其可用乎。

【蟲霜旱潦】曲字名。并辭。飲坐令作。有不悟而飲罰爵者。皆曰蟲傷旱潦。或云蟲傷水旱。且以爲薄命不偶。萬口一音。未嘗究四字之意。何也。蟲傷宜爲蟲霜。蓋言田農水旱之外。抑有蟲蝕霜損。此四者。田農之大害。六典言之數矣。呼曲字名。則下兵爲下平。閭羅鳳爲閭羅鳳。著辭則河內王爲何柰王。檣竿上爲長竿上。如斯之語。豈可殫論。

【生子結】俗生男必給云女。女給云男。意者以其形新魄怯。慮鬼物知而逼攝。不欲誠告。當由高齋斛律皇后誕女後。王苟欲悅后兄光意。詐稱生男而大赦。後大臣家效之。因主失德不道。或以此戲。漸至成風。今爲忌諱。乖歟。

【戲源驛】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。案其地在戲水之傍。漢書陳涉將周章西入關。至戲。蘇林云。在新豐東南三十里。小顏又云。今有戲源驛。音平聲。人所知也。何爲舉世皆以去聲呼此驛號。彼從徒爾。我輩其可終誤哉。

【梅槐】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。葉稍大者。時人謂之枚榎。音璫。實語訛強名也。當呼爲梅槐。在灰部韻。音回。案江陵記云。洪亭村下有梅槐樹。嘗因梅與槐合生。遂以名之。今似薔薇者。得非分枝條而演胤哉。至今葉形尙處梅槐之間。取此爲證。不乃近乎。且未見梅榎之義也。直使便爲玫瑰字。豈百花中獨珍是耶。取象於玫瑰耶。玫瑰亦音回。不音璫。其瑰字音璫者。是瓊瑰。音回者。是玫瑰。字書有證也。

【藥欄】今園廷中藥欄。欄卽藥。藥卽欄。猶言圍援。非花藥之欄也。有不悟者。以爲藤架蔬圃。堪作切對。是不知其由乖之矣。按漢宣帝詔曰。池藥未御幸者。假與貧民。蘇林注云。以竹繩連綿爲禁藥。使人不得往來爾。漢書闌入宮禁字。多作草下闌。則藥欄作藥蘭。尤分明易悟也。一本無作藥蘭三字。

【月令】禮記之月令者。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。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。後人合爲之誤也。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。時訓兩篇。蔡邕玉篇云。周公所作是也。呂紀自采於周書。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。

【晝寢】論語宰予晝寢。鄭司農云。寢。臥息也。梁武帝讀爲室之寢。晝作胡卦反。且云。當爲晝字。言其繪晝寢室。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。糞土之牆不可圻。然則曲爲穿鑿也。今人罕知其由。咸以爲韓文公愈所訓解也。

【問馬】傷人乎。不問馬。今亦爲韓文公讀不爲否。言仁者聖之亞。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。故貴人。所以前問。賤畜。所以後問。然而乎字下。豈更有助詞。斯亦曲矣。況又非韓公所訓。按陸氏釋文已云。一讀至不字句絕。則知以不爲否。其來尙矣。誠以不爲否。則宜至乎字句絕。不字自爲一句。何者。夫子問傷人乎。乃對曰否。旣不傷人。然後問馬。又別爲一讀。豈不愈於陸云乎。

【字辨】稷下有諺曰。學識何如。觀點書。書之難。不唯句度義理。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。若某字。以朱發平聲。卽爲其字。發上聲。變爲某字。去入又改爲某字。轉平上去入易耳。知合發不發爲難。不可盡條舉之。今略推一隅。至如亡字。無字。母字。並是正無。非借音也。今見點書。每遇亡有字。必以朱發平聲。其遇母有亦然。是不知亡字。亡字。母字。母字。點畫各有區分。亡字之亡。從一點一畫。下觀篆文。當知矣。是以無字正體。作亾失之亾。母中有人。母有字。其畫盡通也。父。母字中有兩點。劉伯莊音義云。凡非父母字之母。皆呼爲無字是也。義見字書。其无无上无下。旣今多混書。陸德明已有論矣。學者幸以三隅反焉。可不起予乎。

【非五臣】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還。過爲迂繁。徒自聘學。且不解文意。遂相尙習五臣者。大誤也。所廣徵引。非李氏立意。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。有舊注者。必逐每篇存之。仍題元注人之姓字。或有迂闊乖謬。

猶不削去之。苟舊注未備，或與新意，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。既存元注，例皆引據。李續之雅，宜殷勤也。代傳數本，李氏文選，有初注成者，覆注者，有三注四注者。當時旋被傳寫之，其絕筆之本，皆釋音訓義，注解甚多。余家幸而有焉。嘗將數本並校，不唯注之贍略有異，至於科段，互相不同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。因此而量五臣者，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，開元中進表，反非斥李氏，無乃欺心歟。且李氏未詳處，將欲下筆，宜明引憑證，細而觀之，無非率爾。今聊各舉其一端，至如西都賦說遊獵云：許少施巧，秦成力折。李氏云：許少秦成，未詳。五臣云：昔之捷人壯士，搏格猛獸，施巧力折，固是捷壯。文中自解矣。豈假更言，況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。又注作：我上郡云。上郡，西京也。何大淺近，忽易歟。必欲加李氏所未注，何不云上郡者，君上所居，人所都會耶。況秦地，厥田上上，居天下之上乎。又輕改前賢文旨。若李氏注云：某字或作某字，使隨而改之，其有李氏不解，而自不曉，輒復移易，今不能繁駁，亦略指其所改字。曹植樂府云：寒黯黯熊蹯。李氏云：今之臘肉謂之寒。蓋韓國事饌，尙此法。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。劉熙釋名：韓羊韓雞爲證。寒與韓同。又李以上句云：膾鯉膾胎，因注詩曰：魚鼈膾鯉。五臣兼見上句有膾，遂改寒黯爲魚鼈，以就毛詩之句。又子建七啓云：寒芳蓮之巢龜。繪西海之飛鱗。五臣亦改寒爲寒，取也。何以對下句之膾耶。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，獨入此寒字，於理甚不安。上句旣改寒爲寒，即下句亦宜改膾爲取，縱一聯稍通，亦與諸句不相承接。以此言之，明子建故用寒字，豈可改爲魚鼈耶。斯類篇篇有之，學者幸留意。乃知李氏絕筆之本，懸諸日月焉。方之五臣，猶虎狗鳳雞耳。其改字也，至有翻翻對恍惚，則獨改翻翻爲翻翻。

與下句不相收。又李氏依舊本，不避國朝廟諱。五臣易而避之，宜矣。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，五臣貴有異同，改其字，却犯國諱，豈唯矛盾而已哉。

【杜度】世徵名，與姓音同者，必稱杜度。愚或非之曰：杜不名度，其人則冷晒曰：韓文公諱辨，亦引之。子獨不然，妄也。愚見其信韓文公如信周孔，故不敢與之言。歸而自紀曰：按篤論云：杜伯度名操，字伯度，善草書。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，故隱而舉字。猶劇通名徵字犯漢武諱，稱字通是也。後人見其姓杜，字伯度，逢又削去伯字，呼爲杜度，明知度非名也。且篤論是杜恕所著，恕亦曹魏時人也。與伯度實爲一家，豈可不信杜篤論之本真，而從韓文公之末誤也。

【初學記對】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鵠。吳牛以不耐熱，見月亦喘。然魏鵠者，引魏武帝歌行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爲據。斯甚疎闊。如此則盡言魏鳥乎。漢武帝秋風詞云：秋風起兮白雲飛，草木黃落兮鴈南歸。今月門既云魏鵠，則風事亦用漢鴈矣。若是採掇文字，何所不可。東海徐公，碩儒也，何乖之甚。

【七步】陳思王七步之捷，用事者移於常人，宜矣。若襲今朝諸王，則大不佳。何者，七步所成詩，卽燃箕煮豆之二十字也。細而思之，其可當諸王所用哉。梁代任昉襲竟陵王行狀云：淮南取貴於食時，陳思見稱於七步。雖梁人襲王，固無忌諱。然欠審爾。若以諸王爲捷，幸有十步事相當而新，何不採於後魏耶。

【渭陽】徵舅氏事，必用渭陽。前輩名公往往亦然。茲失於識，豈可輕相承耶。審詩文當悟，皆不可徵用矣。是以齊楊惜幼時，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，惜便號泣。子恭亦對之歎歎。又有思戀二字，亦不可輕。

用其義類此。故附說之。亦見詩矣。

【方寸亂】今見他人稍惑。未決。則戲云方寸亂矣。此不獨誤也。何失言甚歟。按蜀志。潁川人徐庶。從昭烈王。率兵南行。被曹公追破。而庶母爲其所虜。庶將辭。昭烈以詣曹公。乃自指心曰。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。以此方寸地耳。今母爲彼獲。方寸亂矣。無益於事。遂弃蜀入魏。苟事不相類。其可輕用耶。若撰節行倡娃傳引用。雖非正文。其爲此事。則云善矣。

【綠竹漪漪】詩衛淇澳篇云。綠竹漪漪。按陸璣草木疏。稱郭璞云。綠竹。王芻也。今呼爲白脚蕨。或云。卽鹿蓐草。又云。蕭竹。似小藜。赤莖節。韓詩作蕭。音蕭。亦云。蕭蕭竹。則明知非笋竹矣。今爲辭賦。皆引漪漪入竹事。大誤也。當時謝莊竹贊云。瞻彼中唐。綠竹漪漪。使襲其謬。殊乖爾。按謝贊若佳。何不預文選。所以爲昭明之弃也。故盡引陸郭之注疏云。陸璣字從玉。旁非士衡也。愚宗人大著作祝嘗有顯論。今祕閣西南廊新碑。古人姓名。若此參誤多矣。故愚撰十四代獨疑史目以別白也。

【萬幾】萬幾字出於尙書臯陶謨。兢兢業業。一日二日萬幾也。案孔安國云。幾。微也。言當戒萬事之微也。史以晉太宗爲丞相時。於事動每經年。桓溫患其稽遲而問對之曰。萬幾那得速耶。斯對真得書義。近者改爲樞機之機。豈尙書之前。別有所見。始未聞也。當由漢王嘉奏封事。引用誤從木旁也。顏氏不引孔注以證。又後人不根其本。遂相承錯謬。且曰。漢書尙爾。曾不知班顏亦自誤後學也。

【請長纓】終軍請長纓。今多云將係單于。分門書策亦然。所未喻也。按漢書本傳云。南越與漢和親。乃遣

軍使南越。說其王欲令入朝。比內諸侯。自請願受長纓。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。斯文甚明。何其相承而戾正史耶。蓋由終軍傳內有當發匈奴使。軍自請行之處。旋又敍請纓事。讀者誤合爲一段。遂此乖謬矣。終軍自請使于匈奴曰。臣願盡精厲氣。奉佐明使。畫吉凶於匈奴之前。今將說者宜云。終軍請畫吉凶於虜廷。不則言請長纓以羈南越王。若係單于。乃賈誼之事。非終軍也。按班贊云。誼欲試屬國。施五餌三表。以係單于。且非以長纓係之也。又按陳思王表云。賈誼弱冠求試屬國。請係單于之頸。而制其命。終軍以妙年使越。欲得長纓。占其王羈致北闕。斷可知矣。

【鄼侯】漢相蕭何。封爲鄼侯。舉代呼爲噠。有呼贊者。則反掩口而啞。深可訝也。鄼氏分明云。屬沛郡者音噠。屬南陽者音贊。又茂陵書云。蕭何國在南陽。合二家之說。音贊不音噠明矣。司馬貞誠知音贊。不能痛爲指揮將來。而但云字當音贊。今多呼爲噠。遂使後學見今呼爲噠字。咸曰且宜從衆。是誤也。可歸罪於司馬氏。學家自文穎孫檢裴龍駒及小顏之徒。皆作贊音。即不得云今多呼爲噠矣。所以更舉之者。貴好學。知司馬公之失矣。

【柏臺烏】御史臺有柏及烏。固在朱博之前也。漢書敍朱博請罷大司農。復置御史大夫。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。井水皆竭。又府中列柏樹。常有野烏數千。棲宿其上。晨去暮來。號曰朝夕烏。烏去不來者數月。長老異之。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。井竭烏去。後二年。朱博爲大司空。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。無以典正法度。固請罷所任大司空。得爲大夫。願盡力爲百僚率。哀帝從之。正史甚明。今多以爲柏自博裁。

烏自博集。職由蒙求。朱博烏集而復。白家六帖注引。不盡然也。

【除授】除授二字。當路分明。今多不能窮審意義。俗吏非調選得官者。皆自大曰。我乃堂除。而亦有隨俗語。新拜官者。曰某乙除某官。至有遺賀書。題之云。送上新除某官。以除故。乃以詛新官俾除去之也。案漢書。凡言除其官。以除故官就新官。而晉宋已降。史書既非班馬之筆。多不根義理。或以拜授爲除。及載本語。則義旨宛在。今聊舉其一。如晉王導讓中書監。請爲三師表云。臣乞得除中書監。竭誠保傳是也。又漢王彭祖每二千石至其國。則迎之除舍。注云。初除所至之舍。此注亦須細味之。若以初到之舍。乃州宅也。蓋初除贊移。出之館亭爾。以臨歧路。故迎之於此。除之義明如皎日。其可不悟哉。今授代無新拜之官者。云有除無授。唯此語允當。其有謂之除書者。乃除去前人舊官與新人也。

【徧謝】近有因覽授之說。問予曰。今新拜官。非恩薦之地。僉申謝禮。無乃不誠乎。斯甚無謂。予曰。却是故事。劉歆拜黃門侍郎。其父向戒曰。今若年少。得顯處新拜。宜皆謝貴人。叩頭謹慎。戰戰慄慄。乃可免也。今之徧謝。其暗合耶。當行學家之教也。

資暇集卷中

【甘羅】世咸云甘羅十二爲秦相，大誤也。案史記云：羅事相呂不韋。戰國策云：爲呂不韋庶子，因說趙有功，始封爲上卿，不曾爲丞相也。相秦者是羅祖名茂。

【押牙】武職。今有押衙之目，衙宜作牙。此職名，非押其衙府也。蓋押牙旗者，今又有押節者之類是也。案兵書云：牙旗者，將軍之旗，故必豎牙旗於門，是以史傳咸作牙門字。今者押牙旣作押衙，而牙門亦爲衙門乎。

【揚州】揚州者，以其風俗輕揚，故號其州。今作楊柳之楊，謬也。

【星貨】肆有以筐以篋，或倚或垂，鱗其物以鬻者，曰星貨鋪。言其列貨叢雜，如星之繁。今俗呼爲星火鋪，誤也。

【合醬】人間多取正月晦日合醬，是日偶不暇爲之者，則云時已失，大誤也。案昔者王政趨民，正月作醬，是月以農事未興之時，俾民乘此閑隙，備一歲調鼎之用，故給云雷鳴不作醬，腹中當鳴，所貴今民不於三二月作醬，恐奪農事也。今不躬耕之家，何必以正晦爲限，亦不須避雷，但問菽蠶得法否耳。

【座前】身卑致書於宗屬近戚，必曰座前降几前之一等。案座者，座於牀也。言卑末之使，不當授受，置其書於所座牀之前，俟隙而發，不敢直進之意。今或貽書中外，言座前則以重，空前則以輕，遂狃坐前無義。